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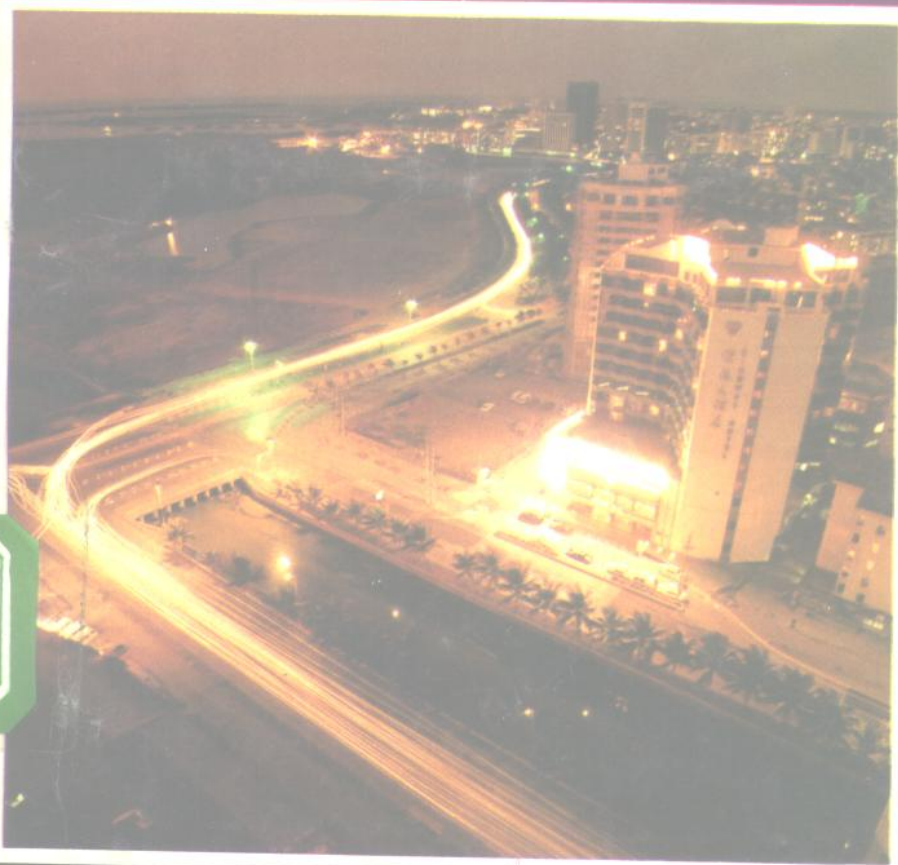
海南建省5周年文学丛书

海南文学

海南备忘录

1988~1993

霍宝珍 主编



I25

244

86688

海南建省 5 周年文学丛书

· 报告文学 ·



200099598

海南备忘录

1988~1993

主 编 霍宝珍

执行主编 胡 彬 张爱国

南海出版公司

1993·海口

琼新登字 01 号

海南备忘录 (1988—1993)

——海南建省 5 周年文学丛书

主 编 霍宝珍

执行主编 胡 彬 张爱国

责任编辑 张 桐 封面摄影 蒙传雄

装帧设计 张 桐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狮龙制版照排有限公司排版

文昌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8.5 印张 200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一版 199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7—80570—953—X / I · 277

定 价: 6.80 元

序

霍宝珍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四大文明古国，不仅是当时人类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佼佼者，也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14到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变革，也由此产生了许多令今人望其项背的艺术大师和无数动人心魄的艺术杰作。中华5000年文明史，孔孟之道，先秦诸子，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年来的文化繁荣，都与时代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分枝，它最敏感，又最易为广大人民接受，并可以成为留传后世的瑰宝。多少文学名著至今脍炙人口，显示着它特

有的魅力。

DK 3060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改革开放为海南带来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勃勃生机，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海南的文化进步，也推动了海南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如今的海南，再也不是封建王朝贬谪罪宦的蛮荒之地；如今的海南文学也绝不再是愤世嫉俗、抒发个人胸臆的哀歌。5年来的海南文学，是改革开放的真实写照，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历史记录。正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如此众多的海南作家，才有了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才有了这套“海南建省5周年文学丛书”。

海南是四季常青的宝岛。我相信，海南的文学也将永远常青。

1993年仲春于海口

目 录

陈冠柏

蔚蓝色的呼唤..... 1

田 涛

南中国风·中国秀才们 37

吴甘霖

天涯寻梦录 60

邢增仪

过海的女人 75

胡 彬

大特区的翅膀..... 103

晓 剑

留在椰海的回声..... 143

凌代坤 唐 彬

金盘拓荒者..... 153

徐新霞

“雄狮”毙命于天涯 160

张江明

南海山鹰..... 181

李少君

海南的博士们..... 194

邓小波

洋浦风波纪实..... 203

陈 鹏

特区“贝雷帽”..... 215

晓 剑 凌代坤 广 禾

儒 商..... 240

后 记..... 胡 彬 263

陈冠柏

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原海南《金岛》杂志主编。

蔚蓝色的呼唤

——海南：“人才流”的激涨、退落及其它

我对中国地图南端那个块状岛屿发呆。此时，我的双脚正立定在这儿，而我未来命运之手则真诚抱住了这梦也不曾到过的遥远疆土。在我的身边，“人才流”的激涨与退落构成了海南现代开发史上的第一个潮汐，这是觉醒民族的一次深沉呼吸。

——作者手记

第一章： 来潮

1. 涌动的地平线

海南中部黎母山下。一个广州知青被难堪的心绪搅得彻夜不眠。将近 20 年的苦斗，才熬到得以返城的日子。成千上万的知青伙伴病退的上学的顶职的，10 年前就走尽了，这个小镇就留下他一个，他有海南籍的妻子和同样属海南籍的儿子。闭塞的乡间得益于政策的逐年放宽，日子好了起来，何况他有文化，精明能干，开家饭馆兼营小铺，居然赚了很多钱。当钱积攒到一定的额度，回广州的路自然打通了，而这条路先前靠奔走游说求情是半分也不肯开的。少小离家，壮岁归去，虽苦涩，回味也甘。家什房产转卖了，行李贴上了托运的标签，海南，拜拜了。谁料正在这节骨眼上，海南建省消息传来，许士杰、梁湘进京受命，大陆的青年学生拥塞在海安渡口，数万之众，情切切，直取海南。哎哟

哟，这是怎的啦，花20年心血开通的离去之路居然要来个背向。蓦地回首，走了个怪圈！走还不走？妻子说：人家争呀抢呀想进还进不来，干脆别走了吧！他苦笑着把户口迁移证锁进了抽屉，命运开了个多大的玩笑！他疑心又是一个怪圈。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过3次内地人才向海南岛的大规模迁徙：第一次是登岛部队和随之而来的正规步兵师转为农垦；第二次是50年代末期抗美援朝归来的某师上岛种橡胶；第三次是60年代中期的城市知青了。而现在，向海南的第四次人口迁徙在没有号令反之层层劝阻的情况下，自发地、狂热地、略呈骚动和纷乱地开始了。10余万人涌进了这块尚未通过现代工业文明开发的处女地。祖国南端悄没声息地安静了多少年的地平线忽然间呈现出剧烈的波涌，魔力何在？政治的点化之功使海南像枚充满磁力的秤砣……

2. “人才大三角”

海口市中心有个街心三角池。池水污浊。垃圾和水生浮草遮蔽了狭小的池面。海府、海秀、博爱3条主干道于此相交，三角池便成车流人流的漩涡。当大陆青年知识分子争相涌入，这漩涡加倍地湍急了，它成了人才聚集、碰撞、涌动、爆发、疏散、分流、迟滞的最大场所。《朝日新闻》报道说：“在三角池可以得到人才交流的各种信息。”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肩背手提简单的行囊，下了码头车站，到人才交流中心二楼填张人才交流登记表，表述一番求职的热望，便到这三角池来了。谁也不怯生，相互不戒备，爽快地通报姓名来历，互问上岛打算，或扬手分开，或由此携手搭伴了。他们漫无目标地走过海口的每条大街，打问和寻找用人单位。东碰西撞，挨了钉子，起先是并不灰心的，他们来前就有这准备。落夜时分，挤进低档旅馆招待所。院落里，楼道里，熙攘嘈杂，大面积交

换白天获得的用人信息，就在床板、板凳向老家写去种种前沿报道。玩扑克也玩五彩斑驳的贝壳。好多好听的男声女声都唱这支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海南岛的夜是凉爽的，风送椰香声沙沙，正好入睡。待天明，又扣上尖顶的苇壳草帽找工作去了。

这种颇有点浪漫色彩的求职生活很快因为钱包瘪塌而结束了。10多元一天的“最低消费”使这些本来带钱不多的“大陆仔”开始忧于衣食生计。不怕的，我们有双手，海南岛有的是挣钱的门路。于是有了出租随身带的书刊的小摊子，有了提着相机和样片的摄影点，更有了连片出现的饭店食摊。海口市卖锅碗瓢盆、桌儿板凳的商人做梦也没想到先发了笔“人才财”。

我想到了有趣的文化汇流现象。山东薄饼、北方小饺、北京烤鸭、重庆汤圆、潮味炒粉、刀削面、担担面、川菜、淮菜、鲁菜、扬菜……这些食名对于从未出岛远行的海南人生疏得像域外之物。如今顺着这条食街过去，几乎吃遍天南海北。虽然制作是粗陋的，好些人边看菜谱边吆喝，天晓得是哪系哪帮，但毕竟它把散布于广阔地域中的饮食文化之果（哪怕只是一个名儿），浓缩于一地，因而相对地延伸了人的经历和文化阅历。一个教无线电工程的黑龙江大学讲师和另一个搞建筑装潢的助理工程师在向铁皮打的平底锅上贴煎饼，一疙瘩面团，小半撮盐花，两三根葱段，糅起来煎巴煎巴卖3角钱一个，还挺好卖。一个当地人拿饭盒一下子买10个。卖的人头一回做，他们说在家时连怎么和面也不知道；吃的人头一回吃，他说味道不错挺香。哪怕这种最皮毛的风味移植都可以取悦于人，满足他的尝鲜欲。文化的移动带来风，风便是文明的推进力，青年知识者就是风的使者。

也许人们太蔑视摊主们诸如“正宗北味”、“川人川味”的吹嘘词了，三角池一带习惯称这些食点为“博士水饺”、“人才饼”。穿西装的、戴眼镜的，一眼瞅去就不像个做小买卖的，系着围裙

在那边切菜炒饭捅炉子，曾引起诸多好奇的围观和询问。一个搞高能物理与一个搞计算机管理的年轻学者拍档，合开“经济快餐”，餐具相对干净，四壁挂有字画，门口广告强调“一元一刻”，即一元钱一份，一刻钟餐毕，显然从时间价值和物质价值两元来宣传自己的经济推销原则。有人问：“你们硕士博士的学问入干这个不掉价？”答：“我并不认为经商是一种耻辱。国外博士洗碟子打零工有的是。”“你们父母知道了会怎么想？”“相信自己的能力，有独立生活本领，我父母希望我这样。”“一直干下去？”“边干边工作，骑着马找马，就是干下去也挺好。”几个从江浙来的搞信息情报和控制论的，合伙开了几个月饭店居然迷上经商，家里电报催归均置之不理，说“做生意这玩意儿会上瘾”。一种过渡性或借船式的谋生尝试，给素来抑本扬末、自恃清高的知识分子带来一次直接参与商品经济的机缘，那也是一场难得的洗礼。虽然这些满肚子现代知识的青年知识者去从事简单劳动本身就与价值原则相抵牾。

直到此时，他们也还是自信和达观的，机会在碰撞中时刻存在。三角池边的街市要闹腾到后半夜。海口港客运站前出现过自发自娱的晚会。朗诵诗，唱歌，也有走调的情绪发泄。他们很慷慨，有花钱买了饮料让哥儿们“啄”的。五六元钱一盒的洋烟拆了相互递着，小白棍儿满天飞。一对来自南京的青年情侣连行李包还未放下就挤在里面，分享那种对明天期望而萌动的青春气息。“都天黑了，还没落脚，不愁？”“愁啥？我就过厌了什么都由父母安排好的生活。”说罢又把情绪专注于半围的人堆了。里面一个漂亮动听的男中音正在朗诵雨果的一段话：“你要了解革命是什么吗？称它进步就是。你要了解进步是什么吗？管它叫明天就是。”

一个青年求职者说：“我就是为明天来的。要说今天海南远不及我家乡好，可是，在那里，所谓明天只是一种空洞无望的等

待,在这里就是得到的现实。深圳摆在那里,广州摆在那里,海南的明天会胜过它们。”

我循着这个“人才三角池”无休止地走着“思维三角”。如果百慕大三角的奇景秘闻源自海底难以明究的魔力磁场,那么这个“人才大三角”的磁场极呢?

晚会上有人朗诵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兴许这就是“极”。

3. 自由万花筒

印有红色圆边的白色线袜盖住了她颇长的小腿,像行军绑腿,也像绿茵场上足球袜,总之那装束是属于进军的。红色的背囊一直没有卸肩,她就这样肘着桌子填完人才交流登记表,表格显示了一个水灵灵的年华:21岁,在北京的一家合资饭店工作。英语会话中等。爱艺术,喜歌唱。家庭情况一栏空着,她撇了撇嘴,煞是当真地:“千万别通知我家,我瞒着他们偷跑出来的。”

“干嘛撂下好好的活计偷跑出来?”

“海南不是自由港,特自由吗?”

众笑,友好地谅解了她的无知。她把在贸易金融关税和境外人员流通方面的一个特定概念天真烂漫演化大了。

自由,像是一架久搁墙角断弦的突然蹦了出来的音符,叫人好一阵惊诧和舒愉,年轻的心随着舞之蹈之了。

一个原公共外语的年轻女研究生向旅行社的总经理自荐,任公共经理,“报价”为月薪400元,总经理一听便咂舌,他自己才200多元,全民企业工资是死杠子,哪像胶泥说撑就撑。意欲回拒,又舍不得她那张履历,到底是正牌的双料大学生(即研究生)。迟疑片刻:“让我们研究研究,明天下午听回音。”她转身就走没半点缠磨的意思。两个多小时后她回来,总经理不悦,指指

腕上的表：“这才……”她说：“我来消号的。刚才找到了，月薪500，明天就上班，合资企业。多谢了，拜拜！”燕子一样飞走了，把总经理晾在那里愣了半晌。她出了门得意地对伙伴说：“我就喜欢这样自由自在地找事做，谁也难不倒我。”

一天夜里，我被邀去海口宾馆歌厅听歌。听承包歌厅的上海尹老板说有个北国歌手，男低音，挺不错。8点3刻，等那歌手温文尔雅地握住线话筒在激光彩灯下出场，我差点没哟出声来，这不是那天的小陶么？没错，是他，他谦恭有度地自报山门，声明不会粤语，请多包涵，但他学过美声唱法，比较擅长演唱苏联歌曲。“好！”听众席上叫起来，“《红河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点歌的此起彼伏，革命歌曲并不受排挤。味道不错，声带频率很宽，发声运气也得法，声情皆宜，只是老忘歌词，呜噜呜噜来几下，又把词儿给接上了。一张张点歌单递上来，漂亮的姑娘上来给他献过3次花。他放声唱着：“……多么宁静的晚上——”说真的，我有点感动。是啊，多么宁静的晚上，他在追求人生也在表现人生，他在创造美也在享受美，多角色，多功能，双向反馈，这用烂了的现代名词用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还是新意无尽的。他唱四五支歌，得二三十元钱，两个文明一起抓，挺来劲。唱完歌，回旅舍恐怕又要通宵达旦地干上了，明天将是另一种角色，他说海南消费那么高不多挣点钱还不行，虽然他不抽烟。本来他抽得挺厉害，做医生的父母说抽烟不好，你自己可要节制一点。他说：“既然父母不卡我，给我自由处理问题的权利，我索性不抽了。要是他们压我骂我我偏抽！”这调皮鬼，他漫不经心地道出了自由机制下的良性循环原理。

人在开放的环境中寻求一种奔放，一种按自己意愿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有时会以幼稚乃至滑稽的形态出现。

上面写到的那对南京青年新奇于海南早期开发生活动荡和不规则，入夜急急寻客栈的“归巢”意识淡化了，他说：“能自由地

选择晚上睡哪儿也是一种乐趣。”自然这话的前提是有钱和有旅店。要是到下半夜一两点还没着落，恐怕这乐趣便打颤了。

幽暗的路灯下，海府路上站着一个卖报女。一叠新出的《海南开发报》搭在臂弯，近看挺斯文的模样，金丝边镜架和好看的鹅蛋脸组合成青年女知识者理想形象。她从成都来，在一个师专读政治专业，差半年毕业，提前“闯海”来了。

“你为什么来海南？”我抛出在海南百问不厌的问号。

“寻找自我。”

“你的自我是卖报？”

“当一天教师的钱远不如卖半天报，为什么不能？”

“你打算一直卖报吗？”

“老实说吧，我可以找到工作，很多单位想聘用我，但是他们聘我的目的是想为他们服务，我不干！我是来寻找自由的，我不想专门属于谁。可以这样说吧，我是海南所有公司的雇员，又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雇员，我就是我自己。”

“人在社会网络中总要有一定的支点，你什么也不属于怎么立足？”

“走着看吧！”她执拗而又阴沉地笑了一下。

我远去。她依然在幽灯下卖报。她是政治系的学生，对自由一类的基本概念却糊涂若乱麻。该怎样给她的专业课打分，又该怎样给她的教师定职称呢？

企业家。投资者。皮包里装有空白介绍信、肥皂图章的老板。手枪走私者。半身狐臭的倒爷。左笔书法家。占卜者。掘金人。背袖珍名片机的印刷商。工艺品制作者。卖假古董的土佬。烟贩子。歌星。时装模特儿。气功大师。记者。摄制组。广告掮客。皮肤病克星。当代性病专家。……

4. 又是“搭错车”？

“亨利，悠着点儿！”

前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送给亨利·基辛格的一幅猫画的背后，题了这样一句幽默的话。

可那时，这位携秘密使命来华的卷发的长鼻的尼克松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怎么也悠不起来，在钓鱼台宾馆的廊榭上急切地来回踱步，等待找到他的朋友密斯脱胡。

有关部门告知，他已死去，国务院高级人士答应继续帮助寻找。中国很大，等于几个欧洲，何况同名同姓者多。

基辛格自然想不到，当两个多年敌对的国家开始关系和解并逐渐握住合作之手，他在马里兰州大学的同窗胡宝琛尚在中国的监狱里，前后6年。“敌对情况”并未消除。

胡宝琛也断然难料，当年马里兰州大学的酒友亨利竟成了世界政坛巨星，正在缝缀中美两个大国间的裂缝，并以“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这一堪称世界的最佳公报用词，打破了令中美公报起草陷于僵局的情绪封冻。

这海峡两岸，好多事情再有一个世纪恐也说不大清。

1949年，作为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他连人带机从上海撤到台湾岗山。次年作为飞行教官，驾教练机飞在台湾海峡上空。不知不觉过了警戒线。不好！回去恐遭麻烦，干脆将错就错，飞返大陆算了。父母高堂，在老家河北不知怎样惦他哩！

福州机场已在翼下。双翼晃动，作投诚降落状。

机场多新手。此时人民空军尚在学堂阶段。不明其意，“咄！咄！咄！”一筒乌黑的步枪枪口对准这只“错入大陆”的归来鸟。倘那时配有高炮火力网，恐成“火中鸟”了。时间已不允许，蒋军战斗机追至拦截，被迫返程，冤哉枉也！

因为大大的“不忠”，上天是不行了。禁闭了3个月，遣散回原籍，发给了从岗山至北平（北京，他从那里服役）的路费。笑话，北京哪回得去，鸵鸟政策！正遇台湾联合招生，报考了能管吃住

的台湾师大。中榜了，入西语系，研究英国文学，专攻莎士比亚。导师为梁实秋。莎翁的戏剧殿堂之高妙之深玄远胜白云蓝天，悠哉游哉。数年后被派去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讲学。扶桑二年，到了需向当地华侨总会申请长期居住的期限。

华侨总会有两个，一个亲大陆，一个亲台湾，分居东京的东银座和西银座。胡宝琛想当然地以为他从台湾来，属西方世界，自然该去西银座。哪料一进门，毛泽东像迎面挂着哩。方大吃一惊，又一次“搭错车”。正欲退出，总会工作人员热情相迎询问他是否愿回大陆看看。怎么不愿？他老父母都等白头了。

“能去不？”

“能。我们跟北京联络一下，下周在新侨咖啡馆给你回音。”

台湾方面抢先动作，星期六就把他支离东京，到南朝鲜的汉城讲学去了。这以后他成了一个“世界学者”。在汉城两年，给朴正熙讲过中文。又到新加坡、美国，再转回东京。不管怎样大循环，台湾方面控制不让他接近大陆——他已经有两次“前科”了。

环球漂泊，乡愁无限。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浪迹天涯，酒友四方。酒曾使他愁上加愁，也曾救过他命：有次在汉城候机，一个人到酒吧间咕嘟咕嘟地痛饮，竟误了飞往东京的班机。正懊悔不迭，忽报噩耗：这架班机在海上爆炸坠毁。1965年，他意外获得去香港的机会，到了大陆的门槛。在中国旅行社帮助下，一脚就跨了进来。在北京见到了郭沫若、廖承志。廖先生送他4瓶茅台。因福得祸，差点没送了命——南返途中与一丹麦商务参赞相遇，均为海量，两人连喝3瓶，结果酒精中毒，在车上错迷两日，如不作及时抢救，凶吉难卜。

他本计划再次经东京回南朝鲜讲学。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盯上了他，不给签证，只好在港滞留，并再回大陆探亲。

回来不久，1966年的冲击就轮到他了。背一个“特务”的罪名，先挨批斗，后进监狱，吃足苦头。想来想去，人生蹊跷不过，竟

然再次“搭错车”——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来。监狱里是没有酒喝的，无酒愁更长。至今记得的只一回，医务室医生给他半缸子酒精兑水喝，“味道好极了！”闲时他爱和莎翁对话，莎翁是知晓他的。

平反后，给安排到河北一个农学院，距莎翁十万八千里，他给邓颖超同志写信：您说台湾来的可以来去自由，我现在用非所学，还是回台湾吧。邓指示，应妥善安置，用其所长，专业对口。于是他来到了广州的暨南大学，后又成深圳大学教授，月薪 900 多元。

现在有好酒喝了。法国人头马，中国茅台酒，OK！

可还是惆怅。像费翔唱的“我曾经豪情满怀，归来时却空空的行囊”。现在归来 20 余载，可还是空空的行囊呀！作为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他喜剧性的人生传奇，都可以构成莎翁喜剧中的一个内涵丰富的人物了。而作为一个真诚、豪爽的学者、教授，他这些年建树无多。他自嘲，“酒桶教授”。笑谑之际，内心苦涩。只有醉眼朦胧时，头脑却清醒着哩。

他可以出国。中国潮流一样往外涌的移民和留学生恐怕很少有他那样的国际联系。香港银行至今有他的存款。即使到美国，基辛格也会同他豪饮一场，以致忘了“亨利，悠着点儿”。

出乎意料，他到海南来了，没带莎士比亚全集，却引来了一个颇具实力的国外财团——联合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是他的老友。他出任总经理。这是海南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在不少外资企业撤出时，它也站稳不动，被国家领导人称为“在海南的模范试点”。

他想做很多事情。正撮合加拿大来海南建轻型飞机组装厂。还要投资搞地毯、玻璃、陶瓷、唐三彩、轴承。最大的项目是征地 500 亩，筹款 1 亿元，仿香港太古城建筑风格，在海府路一带开发建设一个新区。